

失 祁 奉

歎

撰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
 裁賞賜貞觀時內豈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
 頸血一日同汗紱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脩救天寶奪明委政如宗階
 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唯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
 厚賞无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關君參廢後宮雖多死赫赫顯門
 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則罔然若乃
 无忌之功武平一之識吳淑之忠弗緣內寵者自見別傳云

獨孤懷因元貞皇后弟也父整仕隋為涿郡太守懷因之幼隋文帝獻皇后
 以姪養宮中逮長稍學記書而居財不訾喜交豪猾博徒為鄩令以疾免高
 祖平京師拜長安令頗嚴明如職而辨帝受禪擢工部尚書初虞州刺史韋
 義節擊李堯君素於蒲州不克帝遣懷因代將世貪寡等略數戰无功士喪
 沮詔書切責帝懷因稍怨望帝嘗與戲曰弟姑子乘有天下次當爾邪懷因
 內喜以為天命既而居忽忽嗔曰我家渠獨女子富貴也因謀亂是時虞鄉
 南山多宿盜而劉武周使宋金剛略涇州帝發關中軍屬秦王屯栢壁繇是

懷恩與麾下元君寶解令榮靜謀引王行本軍與武周連和割河東以啗之
引群賊取永豐倉絕秦王餉道長驅三輔會君素死而行本得其立節書
定而夏人曰崇茂殺縣令應武周帝救懷恩與永安王孝基陝州穆王均
內史侍郎唐儉擊夏人為金剛所掩諸將皆沒于賊君寶與開府劉讓私懷
恩曰不早舉大事以及斯辱也故謀誘露秦主敗武周於美良川懷恩逃
歸帝命率師攻蒲州君寶聞曰王者不死果其然唐儉知狀會武周還劉讓
求罷兵因白發懷恩等燕于時行本舉蒲州降懷恩勒兵入城帝方濟河而
讓至具得反狀帝召之懷恩不知也單舟以來即縛之窮索黨與縊死于
獄以首徇華陰市籍入其家

武士護字信世殖實喜交結高祖嘗領屯汾晉休其家因被顧接後留守太
原引為行軍司鎧參軍募兵既集以劉弘基長孫順德統之王威高君雅私
謂士護曰弘基等皆背征三衛罪當死奈何授之兵吾且劾繫之士護曰此
皆唐公客若爾必大有嫌故感等疑不發會司兵參軍田德平欲勸威劾其
人狀士護脅謂曰討捕兵衆疑唐公威君雅與德寄坐耳何能為德平亦
止兵起士護不與謀也以大將軍府參軍從平京師為光祿大夫義原
郡公自言身受帝騎而上天帝笑曰此王威黨也以能罷繫劉弘基等其

意可錄且嘗札我故訓汝以官今胡廷妾媚我邪累遷工部尚書進封鳳閣
公歷利州一州都督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定高宗末徵中以士護仲女為皇
后故崇贈并州都督司徒周國公咸亨中加贈太尉兼太子太師太原郡王
配享高祖廟廷列功臣上后監朝身為忠孝太皇建崇先府置官屬追王五
世后革命更於東都其武氏七廟追冊為帝諸妣皆隨帝號曰皇后先大十
有詔削士護偽號仍為太原王廟遂廢始士護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
娶楊氏生三女元女妻賀蘭氏早寡季女妻郭氏不顯士護卒後諸事楊
不盡孔銜之后立封楊代國夫人進為榮國后姑韓國夫人於時元慶元爽
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兄子惟良衛尉少卿楊嗣后上疏出元慶等子外
以示退讓由是元慶斥龍州元爽濠州惟良始州元慶死元爽流振州乾封
時惟良及弟淄州刺史懷運與岳牧集泰山下於是韓國有女在宮中帝尤
愛幸后欲并殺之即導帝幸其母所惟良等上食后真董焉賀蘭食之暴死
后歸其惟良等誅之諷有司改姓曩氏絕屬籍元爽緣坐死家屬投嶺外后
取曩氏之為士護後賜氏武曩封擢累至侍極南臺太史令與名儒李嗣
真等參與刊撰敏之詔秀自喜悉於禁國挾所愛能橫多過失榮國卒后出
珍幣建佛盧徽福敏之乾監自用司衛少卿楊思儉女選為太子妃告婚期

矣敏之聞其美彊私焉楊喪采畢襦襄麤奏音樂太平公主往來外家宮人從者敏之悉逼亂之后疊數怒至此暴其惡流雷州表復故姓道中自經死乃還元爽之子承嗣奉士護後宗屬采原士護兄士稜士逸潭州都督陪葬獻陵

士逸字述有戰功為齊王府司馬安縣公從王守太原為劉武州所執嘗遣間人陳破賊計賊平擢授益州行臺左丞數言當世得失高祖崩納之終韶州刺史

承嗣既還擢尚書奉御襲周國公遷秘書監禮部尚書俄以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辭位垂拱初以春官尚書同鳳閣鸞鳥臺平章事改納言代蘇良嗣為文官左相性暴輕又禍聞左司郎中喬知之婢竊娘美其言敏奪取之知之作綠珠篇以諷婢得詩恨死承嗣怒告酷吏殺之殘其家初后擅政中宗幽遂承嗣自謂傳國及已武氏當有天下即諷后革命去唐家子孫誅大臣不附者倡議追王先世立宗廟又士元慶曰梁士謚憲元爽魏士謚德后從父士讓楚王謚僖士逸蜀王謚節又贈兄子承業陳士而承嗣為魏王元慶子三思為梁王士讓之孫攸寧為建昌王攸歸九江王攸中曾格士

士逸後承嗣子仁範宗臨川王仁範子載德越川王士讓後攸寧子惟良攸宜建安王攸緒安平王攸止相安王重規高平王承嗣子延基南陽王延秀淮陽王三思子崇訓高陽王崇列新寧王承嗣子延暉嗣陳王延祚咸安王承嗣實封千戶監脩國史密諭后黨鳳閣鸞鳥臺張嘉福使洛州人上書請立已為皇太子以觀后意后問岑長倩長倩曰請執不宜承嗣不得已奏請責諭嘉福等不罪也怨長倩等皆以罪誅以特進罷未幾復同鳳閣鸞鳥臺三品承嗣為左相而攸寧為納言故皆罷之與三思同三思不及月俱免復拜特進后決意還太子矣久之還太子大保不得鞅鞅憤死贈太尉并州牧謚曰宣延基龍巖爵后嫌其名更曰繼魏王長安初與妻承泰郡主及邵王私語張易之兄弟事後分爭語聞后怒令自殺以延義代王中宗復位侍中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與群臣曰奏事不兩大武家諸王宜皆免帝柔昏不斷又素思太后且欲悅安之更言攸既三思皆與去二張功以折暉等纒降封一級三思王德靜郡攸既皇壽春懿宗為取國公攸寧江國攸望葉國嗣宗管國攸宜貞國重規鄴國延義魏國攸緒單國崇訓鄴國延祿為咸安郡公直臣宋務光蘇安恒上書言武諸王舉封不貳人心帝不悟載德終朔州刺史謚武列攸歸歷司屬少卿至齊州刺史事五

病在春不嘗五辛語輒流涕收止絳州刺史三人死太后及刑封修
歷同州刺史萬歲通天初為清邊道行軍大總管討契丹后親白馬寺師
無功還拜左羽林大將軍景龍時遷右羽林大將軍前後十年嗣宗終司
衛卿重規為汴鄭二州刺史不嘗殺一吏屬州刺史自是著公諸
王為州不得擅營治突厥以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與沙吒忠義張
仁曹引眾三十萬討之左羽林大將軍閻敬客為西道後軍兵十五萬後綏
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終衛尉卿延秀母不帶方人坐其家沒入奚官以妹
惠賜承嗣生延秀突厥默啜薦女和親后令延秀納之詔右豹韜大將軍
知微右武衛郎將楊鸞莊齊金敵送突厥所知微等潛約默啜執延秀進
寇媼禮故延秀不得歸神龍初默啜請和因延秀送款還封柏國公左衛中
郎將宗元崇訓尚安樂公主教與宴昵頗通突厥語傲虜謳舞姿度閑冶主
愛悅會崇訓死遂立侍主後因尚焉以太常卿兼右衛將軍封伯國公三思
死皇后復私延秀故延秀益自肆主府倉曹參軍何鳳說曰今天下係心武
家庶幾再興且識曰黑水神孫被天蒙神孫非公尚誰哉因勸服皂衣感眾
羣后敗尚與主居禁中同斬肅章門傲望以太府卿貶死春州諸武屬坐延
秀誅徙者賂盡獨載德于平一以文章顯與修緒常避感滿故免自有傳故

寧天授中擢累納言踰年以左羽林衛大將軍罷俄還納言及乃罷為參書
尚書郎初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承嗣三思罷政事間一年復三思
後唐國置司使苛取民貨產毀族者凡七十八呼天自冤築大庫百餘合衆
所得財一皆火不遺一錢以友官尚書罷神龍初終政州刺史贈尚書右僕射
○三思當太后時累進夏官春官尚書監脩國史爵為王契丹陷營州以榆
關道安撫大使屯邊還同鳳閣鸞臺三思踰月去位又檢校內史罷為太子
少保遷賓客仍監國史三思性傾諛善迎諧主意鉤探隱微故后頗信任數
幸其第賞予尤渥薛三張方悉盡三思痛屈節為懷義御馬倡言曰宗為王
子晉後身引公御歌咏淫汗靦然如人而不恥也后春秋高厭居宮中三思
欲因此市權誘脅群不肖即建營三陽宮於嵩山與泰宮於萬壽山請太后
歲臨幸已與二張扈侍馳騁竊威福自私自工役鉅萬萬百姓愁歎崇訓之
尚主也三思方輔政中宗居東宮欲寵耀其下乃令具親迎禮宰相李嶠蘇
味道等及沈佺期宋之問諸有名士造作文辭漫泚相矜死復禮法中宗復
位擢崇訓駙馬都尉太常卿兼左衛將軍三思進位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
加實戶五百固辭進開府儀同三司會降封裁減實戶俄以太后遺詔還所
減而封崇訓鎬國公初想嘉駝等已誅三張薛李想劉幽求勸并誅三思等

不從翌日三思因皇后潛入宮中反易國政數日而彥範等皆失柄所斥去者承遺詔群臣復循太后法三思建言大帝封泰山則天皇后建明堂封泰山一聖美不可廢帝聽其言遂更名五縣曰乾封合宮求昌登封告成云明年春天旱帝遣三思攸既禱乾陵而雨帝悅三思因請復宗廟吳順二陵皆置令永其室鄭楷上聖感頌帝為刻石補闕張景源建言母子承業不可言中與所下制書皆除之於是天下名祠改唐興龍興云補闕權若訥又言制詔如貞觀故事且太后遺訓母儀也太宗崔皇祖母德也必龍臺自近者始帝親答是時起球場苑中詔文武三品分明為都帝與百后臨觀察訓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膏築場以利其澤用功不訾人苦之三思既私書后又與上官昭容亂內忌節懿太子即與主謀廢之太子懼故發羽林兵圍三思第并崇訓斬之殺其黨十餘人時疾三思姦亂竊國比司馬懿其忌阨正人特其嘗曰我不知何等名善又唯與我者殆是哉與宗廷客兄弟紀處訥崔湜其元東相驅煽王同皎周憬張仲之等不勝憤謀殺之為冉祖雍宋之孫李按所白皆坐死因逮遠五王而崔湜遣周利貞就殺之故祖雍與御史姚紹之等五人號三思五狗司農少卿趙履溫中書舍人鄭楷長安令馬楷司勳郎中崔日用監察御史李博許其權重中外其尤干政者天下語

三思將亂時政以爵賞自相崇樹凡構大獄汙點善良破壞其宗天下為湯姓始草月將高軫上疏極言三思過亞者司殺月將逐軫惡地黃門侍郎宋時執奏俄見其權大抵如此既死帝為舉哀廢朝五日贈太尉復封梁王諡曰思道封崇訓魯王諡曰忠主以太子首祭三思柩睿宗立以父子皆逆節斲棺暴尸夷其墓

懿宗以司農卿爵為郡王歷懷洛二州刺史神功元年孫萬榮敗王莽傑兵詔懿宗為神兵道大撫管討之而婁師德沙吒忠義並為撫管兵凡二十萬次趙州懿宗聞賊且至懼不知所出欲棄軍走或勸曰賊雖衆無端載以鈔割為命若披其老之輟其歸可成大功懿宗不暇計退保相州賊遂進屠相州後萬榮死懿宗復與婁師德相州河北人有自賊中歸者一切抵死先別取膽及殺之血沫前而舉動自如萬榮之寇也別帥何阿小陷董州殺之無餘種以懿宗暴刃殺之故號稱兩何相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初懿宗天授間受詔訊大獄誅大臣王公皆深排巧引內刑慳中死有脫者其險酷雖周孝等不能繼也神龍初遷太子詹事終懷州刺史後懿宗自右衛中郎將尚太平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右衛大將軍天授中自子乘郡王進封定王實封戶六百遷麟臺監司祀卿長安中降王壽時春加特

進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加戶千因辭進開府儀同三司延秀之誅降楚國
公收既沈謹和厚於時死許黃 自奉養而已景龍中卒贈太尉并州大都督
還定王謚曰忠簡坐公主大逆夷其墓

韋溫者中宗廢后庶人從父兄也后父玄自歷普州參軍事以女為皇太子
妃故擢累豫州刺史帝幽廬陵玄自流死欽州妻崔為蠻首寇所殺四子
洵浩洞泚同死容州后二女弟洮還京師帝復政是日詔贈玄身上洛郡王
大師雍州牧益州大都督溫父玄儼魯國公特進并州大都督遣使者迎玄
貞喪詔廣州都督周仁軌討韋承斬其首祭崔樞官仁軌左羽林大將軍泚
南郡公樞至帝與后登長樂宮望而哭贈卽王謚文獻號廟曰襄德陵曰榮
先置令丞給百戶掃除贈洵吏部尚書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洞衛尉
卿淮陽郡泚太僕卿上蔡郡並葬京師溫初試吏坐贓斥神龍初擢宗正卿
遷禮部尚書封魯國公弟潛自洛州戶曹參軍事連拜左羽林大將軍曹國
公后大妹嫁陸頌進國子祭酒仲妹嫁嗣虢王邕潛子捷尚成安公主溫從
弟濯尚安公主並拜騎馬都尉捷為右羽林將軍景龍三年溫以太子少
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遷領揚州大都督溫既見天下事在手欲自殖以牢其
權引用友黨不相一公卿雖畏伏然溫無能不如諸武凶而熾也潛初兼脩

文館大學士時英威又留羽林后惡之方潛從至溫泉后毒殺之以事
贈才直并州大都督潛兄弟頗以文詞進帝方盛選文章侍從與顯相好
極濟雖為學主常在北軍無所造作有富商抵罪万年令李令質按之潛地
故令質從毀於帝帝乃令質至左右為恐令質從容曰濯於賊非親但以
子為請濯雖勢重不如守陛下法死無恨帝釋不責帝崩后專政思有變殺
溫盡搗內外兵守省中又以從子播捷從弟璿高嵩分領左右羽林軍溫與
宗楚客武延秀等說后託圖讖韋氏當受命謀殺安帝內憚相王太平公主
屬尊欲先除之然後發其謀而玄宗兵夜起將軍葛福順攻玄武門入羽林
斬播璿高嵩首以徇軍中相率而應无敢後后死澤且斬溫分捕諸韋子
弟无少長皆斬周仁軌者京兆萬年人后母族也方為并州長史時諸
戮異且見堂下有斷碑狀如送于野數昔往視故在是月韋后敗時者
軌刑人舉刀仁軌或以臂墮地乃悟睿宗夷之身洵墳墓民盜取管三昭書
天寶九載復詔發掘長安尉薛榮先往視冢銘載葬日月與發冢日月正同
而陵与尉名合口云

王仁皎字鳴鶴玄宗廢后父也景龍中以將帥舉授甘泉府果毅遷左衛中
郎將帝即位以后故擢將作大匠進累開府儀同三司封祁國公食戶二百

仁皎避職不事委遠名與厚奉養積媵妾貨貨而已卒年六十九贈太尉
益州大都督謚昭宣官為治葬柩行帝御望春亭過喪詔張說文其碑帝為
題石守一與后孿生帝微時與雅舊後詔尚清陽公主從討太平主有功
由尚乘奉御遷殿中少監晉國公累進太子少保襲父爵被遇良渥后廢此
柳州別駕至藍田賜死守一省里元顧籍財蓄畝萬皆籍入于官

楊國忠本其妃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飲博數百貨于人无行檢不為
姻族齒年三十從蜀軍以屯儂富遣節度使張有惡其父皆屈之然卒以儂
為新都尉罷去益因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
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哀其貧至成都擄蒲一日費輒其四
去父之調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劾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為宰相李林甫不
平聞楊氏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為奧助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
幹貌頗峻口辯給兼瓊書表為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將行告曰卿有一日糧
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即大喜至京師見群女弟致贈遺於
時虢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官淫不止諸楊曰為兼瓊與言而言國忠善擄蒲
玄宗引見擢金吾兵曹參軍開府判官兼瓊入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
其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清簿計算鈎書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方

此才也乃為遷世察御史李林甫與韋堅等獄欲危太子獄事遂卻以國忠估
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林甫方深阻固位陰為拍劫故
國忠乘以為茲肆意无所擇虢國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帝
以為能擢兼庶丞員外郎遷不淹年領十五餘使林甫始惡之天寶
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會三妹封國夫人兄銛擢鴻臚卿與國忠
列祭戰而第舍華僭彌跨都邑時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上萬國中
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置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薄為重
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詔百官觀庫物
情如丘山賜群臣各有差錫國忠紫衣金魚知太府卿事初楊慎孫引引
為御史丞丞已而有隙銜挾國忠共劾慎孫抵不道誅田是權傾中外吉溫
為國忠請奪林甫政國忠即誣奏京兆尹蕭冕御史中丞宋渾遂皆林甫
所厚善林甫不能救遂結怨銜寵方渥位勢在國忠右國忠忌之因刑部
構林甫死已代為京兆尹兼領其使即窮劾支黨引林甫交私狀牽連左建
數以聞帝始厭林甫疎薄之先此南詔質子閣羅鳳去帝欲討之國忠薦
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死時國

軍部侍郎素德仲通為匿其敗由殺戰功使白衣領職因自請
初南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俄加本道兼山南西
使節度使府引賞華張漸宋且鄭昂魏仲犀等自佐而留京師帝再幸左
藏庫班奏百官出納判官魏仲犀言鳳皇優得調俄拜國忠御史大夫引仲
明進仲犀殿中侍御史屬吏奉以鳳凰優得調俄拜國忠御史大夫引仲
通為京北尹已兼領吏部國忠取雲南无功知為林甫搆欲自解於帝乃
使麾下請已到也外示憂邊以合上旨實杜禁言路林甫果奏遣
許為林甫中傷者她又為言故帝益親之豫計召日然國忠就道惴惴不自
安帝在華清宮驛遣國忠還林甫病已困入見牀下林甫曰死矣公且入相
以後重臣系公國忠懼其詐不敢當流汗被顏林甫果死遂拜右相兼
書集賢院大學士監脩國史崇賢館大學士太清太微宮使而節度採訪使
使判度支不解也國忠已得志則窮擿林甫姦事碎其家帝以為功封魏國
公而讓魏從封衛國忠既以宰相領選始建罷長名於銓日即定留放故事
成均坊內院進士選者自選一辭不如
忠創制例无賢不肖用選深者先
天以前諸司官知政事者午
部尚書侍郎即分察注擬

開元本字則負仕益尊不復視本司事吏部銓故常三注三唱自春止夏
乃立中使使吏到第預定其負集百官尚書省注唱一日畢以夸神明
駭天下耳目者自是資格紛謬无復綱序號國居宜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
身身還越號國第郎官御史白事者皆隨以至居同第出駢騎相調咲施
施若魚鱗然以為羞道路為恥駭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帷女兄弟觀之
士之對養偃者呼其名輒笑于其聲徹諸外士大夫詬恥之先是有人已
定江則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國忠則召左相陳希烈問坐
給事中在旁既對注曰已過門下矣希烈不敢異待即見素張備
即趨走堂下抱案牒國忠顧女弟白紫袍二主事何如皆大噉鮮十仲
颯選者鄭付願立碑省戶下以頌德詔仲通為頌帝為易數字因以黃金識
其處帝嘗歲十月幸華清宮春乃還而諸楊湯沐館在宮東垣連葛相昭帝
臨幸以徧五家賞賚不訾計出有賜曰餞路返有勞曰輒脚遠近饋遺相推
歌兒侏侏金貝踵疊其門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
事自業數第署一字不能及故更得輕重顯昧公謁无所忌國忠性疏佻捷
給硃硃處决樞務自任不疑盤采驕慢百僚莫敢相可否官屬悉苛督旬剥
如其又使使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帝雅意事邊故自調兵食取習文

簿照事任之軍凡頃素快成其手又不能省視也始李林甫給帝天下无事
請已漏出休許之文書填湊坐家裁決既成敕吏持案詣左相陳希烈批署
左相不敢詰署惟謹至國忠時韋見素代希烈循以為常七年大雨敗稼帝
憂之國忠擇善未以進曰雨不為災扶風太守房琯上郡災國忠怒遣御史
按之後乃无敢以水旱聞皆前伺國忠意乃敢啓于暄舉明經不中禮部侍
郎達奚珣遣子撫往見國忠國忠方朝見撫善見而聞暄當黜詎曰生子不
當貴耶豈以一名為鼠輩所賣珣大驚即致暄高第俄与珣同列猶託官不
進國忠雖當國常領劔南刀豆募使遣戍瀘南餉路險之舉无還者舊勳免
行所以寵戰功國忠令常行者先取勳家故士无鬪志凡募法願奮者則籍
之國忠歲遣宋昱鄭昂韋儼以御史迫促郡縣吏窮无以應乃詭設餉召貧
弱者密縛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亂尋遣劔南
留後李宓率兵十餘万擊閣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矯為捷書上聞日再興
師傾中國號卒二十萬踏屢无遺天下寃之安祿山方有寵撥重兵于邊假
璽不奉法帝護之下莫敢言國忠知終不出已下又恃内援獨暴發反狀帝
疑以位相媚不之信祿山雖逆之以帝遇之厚故隱刃伺帝一日晏駕則稱
兵及見帝變國忠甚畏不利已故謀曰急俄而祿山授尚書右僕射帝恐國

忠不悅故冊拜司空祿山還幽州覺國忠圖已反謀遂決國忠令李何盈突
昂刺之反狀發不非尹李曉聞其第捕祿山所善李超安魯李方來王眼殺
之賊其勢益迫於合浦祿山上書自陳而條上國忠大罪二十帝歸過於岷
與東陵太守以尉祿山意國忠實謀於蹙請祿山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
反以取信於帝帝卒不惜乃建言請以祿山為平章事追入輔政以西齊苑
使節度范陽呂知誨節度平廣揚光翹節度河東已草詔帝使謁者輔璆琳
覘祿山未還帝致詔坐側而璆琳納金固言不反帝謂國忠曰祿山無二心
前詔焚之矣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帝欲自將而東使皇太子監國謂左右
曰我欲行一事國忠揣帝且禪太子歸謂女弟等曰太子監國五屬誅矣因
聚江入許于貴妃也以死邀帝遂寢祿山既發范陽歎曰國忠頭來何遲
哥舒翰守潼關發兵守險國忠聞欲反已疑之乃從中督戰翰不得已出關
遂大敗降賊書聞是日帝自南內移仗未央宮國忠見百官轉咽不自勝監
察御史高適請素百官子弟及募家雜士萬拒守衆以為不可初國忠聞難
作自以身帥師南豫置腹心梁益間為自完計至是帝召宦相計事國忠曰
幸蜀便帝然之明日遲昕帝出延秋門群臣不知猶上朝唯三衛驍騎立仗
尚闕刻漏聲國忠與韋見素高力士及皇太子諸王數百人護帝右龍武大

將軍陳之禮謀殺國忠不克進次馬嵬將士疲乏食乏禮懼亂召諸將曰今天子震怒湯社稷不守使生人肝腦塗地豈非國忠所致欲誅之以謝天下云何衆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願會吐蕃使有請於國忠衆大呼曰國忠與吐蕃謀反衛騎合國忠突出或射中其額殺之爭噉其肉且盡衆首以徇帝驚曰國忠遂反耶時吐蕃使亦繼至御史大夫魏方進責衆曰何故殺宰相衆怒殺之四子暄咄曉曉位太常卿戶部侍郎聞亂下馬蹶弩衆射之身負百矢乃踣咄尚萬春公主位鴻臚卿陷賊見殺曉奔漢中為漢中王馮撈死旆及國忠妻裴柔同奔陳倉為追兵所斬柔故蜀倡也併坎而瘞其黨翰林學士張漸密具華中書告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俱走山谷民爭其貨富埒國忠且慈賞其庭竊入都為亂兵所殺餘坐誅國忠本名釗以圖識有卯金刀當位御史中丞時帝為改今名

李脩字脩起寒賤絲莊憲太后姬婚得進歷坊絳二州刺史無它才為政粗辦性纖巧飾尉傳結納關幸亦善與憲宗以為才拜司農卿進京兆尹專聚斂以固恩寵數譖毀近臣一時側目太后崩詔脩為橋道置頓使齎官費物物裁損為可喜者梓匠亦多不得食始議更造渭城門計錢三萬脩以為勞不聽使裴君道復之桂危不支方過襄而門壞輒轉免徹

乃得行脩妄奏車軸折山陵使李逢吉刻罔上請免官方帝用兵而脩屢有所獻得不坐纔詔奪稟逢吉持之乃削銀青一階翌日加賜黃金帝以刑西富饒欲培擯遺利以脩為觀察使被疾還京師元和十四年卒士有相賀

皆

鄭光孝明皇太后弟也會昌末夢御大車載日月行中衢光輝洞照合符而占之工曰君且暴貴不闕月宣宗即位光興民伍拜諸衛將軍光孝相言國常賦重人下戶不免奈何以外戚廢法帝悟治格前詔俄封其妻為夫人光曉帝意還詔不敢拜帝嘉之七年来朝對延英占奏俚近帝失所不悅留為右羽林統軍兼太子太保太后言其家空短帝厚賜金結終不復委方鎮卒贈司徒詔罷三日朝群臣奉慰御史大夫李景讓曰礼外祖父何恩賜小功五月伯叔父若兄弟齋饗春所以疏外密内也王者不可使外戚備按王公主喪不過三日光宜少降詔罷二日子漢卿終義昌軍節度使

宦者列傳上第一百三十一

唐書二百七

宋 祁 奉

敕 撰

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謁者十二典引
 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宮嬪簿最一日宮闈侍四局二
 曰奚官治宮中疾病死喪四曰內僕主供帳鎗燭五曰內府主中藏給納
 有令有丞正官者為之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
 不任以事推門閣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始增其人至中宗並不
 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六百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時用富足志
 大事者不愛惜賞賜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官官黃表以上
 千員衣朱紫者千餘人其稱曰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
 任筆重持節傳命光焰躬躬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將功德市
 禽鳥為之使猶且數千緡監軍持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不園上朕
 之用為古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為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
 以提五番鎮總以軍密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此賊故以左右神
 策天威等軍委官者王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
 在官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標士奇材則養以為子且鎮疆藩則爭出我

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上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償至昭而天下之失禍始開元極矣夫祐以懷參會董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臺燕盡不復誰不哀哉跡其殘暴不剛柔情易遷襲則無上怖則生外借之權則專為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噫梟狐不神天與之昏未如亂何故取中葉以來官人之大者粹之篇

楊思勛羅州石城人本蘇氏曾所養姓也經事內侍省從玄宗討內難擢左監門衛將軍帝倚為爪牙開元初安南蠻渠梅叔鸞為叛號黑帝舉二十二州之衆外結林邑真臘金隣等國據海南衆號四十萬思勛請行詔募首領子弟十萬與安南大都護光楚宏發馬接故道出不意賊駭貽不暇謀遂大敗封乃為京觀而還十二年五溪首領覃行章亂詔思勛為黔中詔討使率兵空馬往執行章斬首三萬級以功進輔國大將軍給祿俸防閣從封大山山驃騎大將軍封國公邑州封陵獠渠大海及破賓播等州思勛又平之創大海等三千人討斬之重比量瀛州蠻陳行自稱天子其下何諸酋燒焚國大將軍馬璘而越土破州縣四十詔田思勛乘道連三州兵淮南等十萬擊斬游首謀於陣行軌走賊還思勛自助乘道連生縛之防其常六

萬獲馬金銀鉅萬計五年八十餘思勛執鸞敢殺戮所得俘必剝面於吻視髮皮以示人將士憚服莫敢視以是能立功內給事牛仙童納張守珪賂詔付思勛殺之思勛縛于格筆慘不可勝乃採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盡乃得死楚客者樂安人後歷桂州都督致仕封松滋縣侯

高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閹兒曰全剛曰力士武后以其疆悟教給事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者武三思歲餘復得入禁中稟食司宮臺既壯長六尺五寸謹密善傳詔今為宮闈永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啓屬內坊擢內給事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則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自殿帷中微侍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中人若黎劼仁林昭隱尹鳳翔韓莊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賦李大且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脩功德市鳥獸皆為之使使還所哀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寵與力士略等然悉藉力士左右輕重乃能然肅宗在東宮

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為翁戚里諸家尊曰著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隴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曾有七黑子在否力士祖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號勳帝為封越國夫人而追贈其父廣州大都督延福與妻及力士貴時故在侍養與麥均金吾大將軍程伯獻約力士為兄弟後麥亡伯獻線經受弔何間男子曰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揮刀筆史至少鄉子弟仕皆王傳玄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墓車徒皆相望不絕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憚幸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稍充帝齋天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應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和糴不止則私藏竭逐末者衆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帝為置酒左右吐萬歲由是還內宅不復事加累驃騎大將軍封渤海郡公於來廷坊建佛祠興寧坊立道士祠珍樓寶屋國貨所不逮鍾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鍾納禮錢十萬有佞悅者至二十扣其少亦不減十都北堰灑列五磴日餽二百斛直有袁忠藝者帝亦愛幸然驕倨甚士大夫踰畏之而力士陰巧得人譽帝初置內侍

力士三負秩三品以力士田藝為之帝幸蜀田藝遂巨賊而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希聞肅宗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乎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為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為何憂臣不敢聞從上皇還進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戶五百上皇從西內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力士方逃瘞功臣閣下輔國以詔召力士趨至閣外遣內養授謫制因曰臣當死已久天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顏色死不恨輔國不許寶應元年赦還見一帝遺詔北向哭歐血曰大行升遐不得攀梓宮死有餘恨慟而卒年七十九代宗以護衛先帝勞還其官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壁季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竟若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爾我家老婦我何為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審美不能兼付諸將軍不暇耶對曰臣間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疆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二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

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為救力故生平無顯顯
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官人直內侍省遷內射生使飛龍殿副使張皇后
謀立越三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拜右監
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帝以藥二品判元帥行軍司馬固辭乃以命元振封保
定縣侯再遷驃騎大將軍郊國公兼撫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石凶
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王仲昇者初為淮西節度使與襄州張維瑾部將戰
申州被執賊平元振薦為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將軍兼大夫由仲昇
始裴冕與元振忤乃搆韓穎等罪貶施州刺史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誘屬不
應因仲昇共誣殺瑒同華郎度使李懷讓被構憂甚自殺素惡李元弼數
媒謁以疑之瑒守上將冕元弼既誅斥或不自省方帥繇是攜解廣德
初吐蕃克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倉黃出居陝京師
陷賊剽府庫焚閣尚蕭然為之疾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大戎
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滑掠邠豈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
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
為智刀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群臣在廷無一犯顏回

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
下也自十一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
離叛鉗一魚胡因以陝郡勦力陛下獨能以此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勢為
安耶危耶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為天下計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
不當疾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
任官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未出
內使隸諸州獨留朝恩備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
各率德勸行并嬪妃任將相若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乎且即募士西與
朝廷會若以朕惡未悛耶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
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亦臣族以謝疏聞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
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自三原衣婦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畧詮家
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州畧詮貶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死時又有駱奉
先者亦三原人歷右驍衛大將軍數從帝討伐尤見倖庶德初監僕固懷恩
軍者奉先恃恩貪其懷恩不平既而懼其諸遂叛事平擢奉先軍容使掌畿
內兵權熾然永泰初以吐蕃數驚京師始城鄴以奉先為使悉毀縣外廬
舍無尺椽累封江國公監鳳翔軍大曆末卒

魚朝恩瀘州瀘川人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黃門內陰黠善宣納詔令至德初
監李光進軍京師平為三宮檢責使以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九節度圍
賊相州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
朝恩以神策兵屯陝洛陽陷思明長驅至破石使子朝義為游軍肅宗詔統
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按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
等戰敗之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馮翊郡公實應中還屯陝
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奉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
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尊領神策軍賞賜不涯朝恩資小人情功岸忽
無所憚僕固瑒攻絳州使姚良據溫誘回紇陷河陽朝恩遣李中誠討瑒以
霍文場監之王景崇討良王希遷監之敗瑒於萬泉生擒良高暉等引吐蕃
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數克獲竊以自高是時郭子儀有定
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心媚之乘相州敗醜為詆譖肅宗不內其語然猶罷子
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久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
京師不用其方王室再安故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
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向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
敕使反耶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為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

不可乃止朝恩好引其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請才兼文武徵
伺誤覆大器中詔判國子監兼鴻臚禮賓內飛龍閣使封鄭國公始詔學
詔幸相嘗言六軍將軍悉集京兆設食內教坊出音樂俳優值宴大臣
弟二百人朱紫雜然為附學生列廡次又賜錢千萬取子錢供飯每視學
從神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幹率錢勞從者一費數十萬而朝恩色常不足凡
詔曾群臣計事朝恩恬貴誕辭折愧坐人出其上雖元載辯彊亦拱默唯禮
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衡酬詰往返朱始降屈朝恩不憚黜衡以動
造又謀將其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氣輯群生公
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
路默默尚何賴乎宰相俛首坐骨失色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
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擊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
維與入屯百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
所歸罪朝恩擁衣云曰南衙朋黨且言我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咸在言鼎
有明臣象以優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汝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
銜之未發朝恩有賜野觀以勝爽表為佛祠為章敬太后薦福即后謚以名
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公壞曲江諸館華清宮樓榭百司行署將相故第收

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承子儀說
辭自解以安眾疑久之讓判國子監鴻臚禮賓等使加內侍監徙封許州
封百方俄兼檢校國子監初神策都虞侯劉希暹魁健能騎射最爲勇
信以太僕卿封交河郡王兵馬使王駕鶴獨護厚亦封齊國公希暹諷朝
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其產入之軍皆誣
服寃死故市人号入地牢之萬年吏賈明觀倚朝息捕搏恣行積財鉅萬
無敢發其姦朝廷裁決朝因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
喜養息令徽者尚幼爲內給使服祿與同列爭忿歸白朝因明日見帝曰臣
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吝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帝笑
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
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與語未爲帝知希暹
覺帝指密白朝因朝因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遂倚
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因之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
皓統之而溫握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度
鳳翔陽重其權真內溫以自助載之議折鳳翔之郛與京兆以郵整屋及鳳
翔之號寶鷄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因利其

土地自封殖不知爲虞也郭子儀密白朝因嘗結周智光爲外應久領內兵
不早圖變且大載留溫京師未即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
之勿反受禍方寒食宴禁中既罷將還巷有詔留議事朝因素肥乘小車
入宮者帝聞車聲危坐載守中書自朝因至帝責其異圖朝因首辨情傲皓
與左右禽縊之死年四十九外無知者帝隱之下詔罷觀軍容等使增實封
戶六百內侍監如故外感言既奉詔乃投縊云還尸於家賜錢六百萬以菑帝
懼軍亂進劉希暹王駕鶴並兼御史中丞又下詔尉曉將士獨希暹自知同
惡言不遜駕鶴白發遂賜死而賈明觀兼得立於載故載奏請立而使立
功自贖路嗣恭榜殺之所厚禮部尚書禮儀使裴士淹戶部侍郎判度支裴
五琦皆坐貶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並隸東宮事德宗未有名自魚朝因死官人不復典兵
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自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經
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官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大帝逐
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場主之興元初詔監神策左箱兵馬以王希德監右而
馬有麟爲左神策軍大將軍軍額由此始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思宿
將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摠之發天威軍入左右神策是時竇霍權振朝廷

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巧授影者是相躡衛士朱華以
按摩得幸文場參慮補置索賕數萬緡而藩鎮贈遺累百鉅萬略事文無
所憚詔殺之軍其隆赫如此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為左
袖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焦希望為左神策中護軍張尚進為右中尉護
軍自文場等始後仙鳴移病帝賜十馬今諸祠祈解後稍愈已而暴死帝疑
左右進毒捕詰小使問狀誅數十人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內常侍第五守亮
代之文場擢累驃騎大將軍時監察御史崔遠行囚于軍吏為具酒食遠
欲悅媚之故不拒文場劾奏詔流遠遠方文場年老致仕卒其後揚志廉孫
榮義為左右中尉招權驕肆與竇霍略等帝晚節聞民間訛語禁中事而此
軍捕太學生何竦曹壽繫訊人情大懼司業武彥上書有罪不測願明示
四方俄得釋是時官官復成盛矣希望者涇陽人歷明威將軍贈洪州都督尚
進河東人歷忠武將軍贈開府儀同三司志廉弘農人歷左監門衛大將軍
榮義涇陽人歷右武衛大將軍並贈揚州大都督

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官父故改焉性忠彊識義理平涼之明也在渾瑊
軍中會虜變被執且西俄而得歸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貞元末官人
領兵附順者益眾會順宗立淹痼非能朝惟李忠言生美人侍美人以帝

旨付忠言忠言後主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然未得縱
欲遂其志也自置則用范希朝為京西北禁軍都將收官者權而忠言
素與希朝有隙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爭文惡明黨熾結因與
中人劉光琦薛文珍高衍解王呂如全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為太子監國帝
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絪李程王涯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
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高崇文討劉闢復為監軍初東川節度
使李康為闢所破囚之崇文至關歸康求雪貞亮劾以不拒賊斬之故以專
悍見嘗遠累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憲宗
之立貞亮為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呂如全歷內侍省內常侍翰林使坐擅
取樟材治第送東都獄至閩鄉自殺又郭夏醉觸夜禁杖殺之五坊朱超男
王志忠縱鷹鳥入民家榜二百奪職繇是莫不懼畏

吐突承璀字仁貞閩人也以黃門直東宮為掖廷局博士察察有才憲宗立
擢宗左監門將軍左袖策護軍中尉左街功德使封薊國公王承宗叛承璀
揣帝欲征討因請行帝見其果敢自喜謂可任即詔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
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江從之內寺伯宋惟澄曹進玉為館
驛使自河南陝河陽推澄王之京華河中至太原進王主之又詔內常侍劉

國珍馬朝江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於是諫官李廓許孟容李元素李
夷簡白元禮程實李德裕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百無中人位
大帥恐為四方笑帝乃更為招討宣慰使為御通化門慰其行冰瑋御衆無
它遠略為慮夜更海狎踰生無功賴中詔撫使執從史而問遣人說冰宗上
書待罪乃詔班師還為中尉平仲劾冰瑋輕謀弊賦損國威不斬首無以謝
天下帝不獲已罷為軍器監使尋拜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會劉希光納
羽林大將軍孫壽錢二十萬緡求方鎮有詔賜死跡冰瑋故令出監淮南
軍織入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投匭言冰瑋等冤狀於是孔戣知匭事劉計副不
受即表其姦遂為峽州司倉參軍然帝於冰瑋殊厚會果終在翰林苦論其
過故決遣之帝後欲還冰瑋為罷經宰相刀為內弓箭庫使復左神策中
尉惠昭太子薨冰瑋請立禮王不從常飾一室藏所賜詔救地生毛二尺惡
之躬薰除瘞之踰年帝崩穆宗衝前議殺之禁中敬宗時左神策中尉馬存
亮論其冤詔許士曠收葬宣宗時擢士曠右神策中尉是時諸道咸准關
兒號私白閭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關為中官區數咸通中杜宣猷為觀
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敕使莫不宣猷卒用臂官力徙宣猷觀察使
○馬存亮字季明河中人元和時累擢左神策軍副使左監門衛將軍知內

侍者高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東元精伍無罷士部無元
自於宗初學書王張韶與下者蘇玄明善玄明白我嘗為子卜子當御殿食
我嘗為子問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染材入宮衛士不呵也乃
陰結謀五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為變有詰其載
者詔謂謀覺殺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浴堂門閉時帝擊毬清回殿驚將幸右
神策或曰賊入宮不知衆寡道遠可虞不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常龍
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兩軍用戲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為望至是存亮
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斷關入消典殿
升御坐盜乘輿餘膳揖玄明偶食且曰如占玄明驚曰止此乎韶惡之悉以
寶器賜其徒故弓箭庫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唐執金將軍
何文惠率夜直孟亮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將軍李泳尚國忠率騎兵討
賊日暮射罷及天明皆死始賊入中人倉君平繇望仙門出奔內外不知行在
遲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軍駕還群臣詣延英門見天子然望者不十一
二坐賊所入關禁者數十人杖而不誅賜存亮實封戶二百梁守謙進開
府儀同三司它論功賞有差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
代還為內飛龍使大和中以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封岐國公卒贈揚州大

都督存亮連事德宗更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始去禁衛衆皆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玄敬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寔為掖廷局博士大中時自宮人謀弒宣宗是夜季寔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言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終內樞密使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勝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仇士良字匡美涇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嗣位再遷內給事出監平盧鳳翔等軍嘗次敷水驛與御史元稹爭舍上聽數言傷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後至得正寢請如舊章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大和間數任內外五坊使秋按鷹內畿所至邀吏供餉暴甚寇盜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訓謀乘逐中官士良詰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大盈庫使宋守義挾帝璫宮王涯等元輿已就縛士良肆劾魚弘志令自承反示牒于朝於時莫能辨其情皆謂誠反士良因縱兵捕無輕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志弘右衛上將軍兼中尉守義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石輔政稜稜

有風岸士良與諸議數盈深已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辭位士良益無所忌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乃上書言王德用八人其伯儒大巨願保富貴何苦而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之逆賊名憤九泉不然天下義夫節士畏禍伏身誰肯與陛下共治耶即以訓所移書遣部將陳季卿以聞季卿至會石遇盜京師擾疑不敢進從諫大怒殺季卿騰書于朝又言臣與訓誅注以注本官豎所撰挈不使聞知今四方共傳宰相欲除內官而兩軍中尉聞自救死妾相殺我請為及逆有如大臣挾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安有縱俘劫橫尸闕下哉陛下視不及聽未聞也且官人根黨喜受延在內臣欲面陳吼橫遭我苦謹脩封疆繕甲兵為陛下腹心如女奴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即進從諫檢校司徒欲誣其言從諫知可動復言臣所陳擊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注等罪不可聽則實不宜妄出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固辭累上書暴指士良等罪狀雖不能去然倚其言差自彊自是懋懋鬱鬱不樂兩軍趨獵宴會絕不聞成列年言風痺少間召宰相見延英退坐由政殿顧左右曰所直學士謂誰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爾所况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竟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請與周被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之德

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蔽獻受制疆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始樞密使劉弘誨薛季稜宰相李珣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與弘志議更立珣不從乃矯詔立顧王為皇太弟士良以兵奉迎而太子還為陳王初莊恪太子薨楊賢妃謀引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發其事勸帝除之以絕人望故王妃皆死士良遷驃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實封已二百俄而珣嗣復罷去弘逸季稜誅矣帝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陽示尊寵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會昌三年上尊號士良宣言宰相作赦書減禁軍練糧芻菽以搖怨語兩軍曰審有是樓前可爭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渠敢是士乃怙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進觀軍容使兼統左右軍以疾辭罷為內侍監知省事固請老詔可尋卒贈揚州大都督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眾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咸玩好省游幸吾屬恩厚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威應焉馬日以執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少斥經術聞外事萬機在我息澤培力欲焉任哉衆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亦有術自將恩禮不衰云死之明年

有發其家藏一數千物詔削官爵籍其家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欲廢帝惟慎由為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祕殿見士良等坐堂上惟慎密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群從且二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不承食士良等默然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俯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篋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之不○楊復光閩人也本喬氏有武力少養於內常侍楊玄价家頗以節誼自奮玄价奇之宣宗時玄价監鹽州軍誣殺刺史劉昇昇有威名者世訟其冤稍遷左神策軍中尉請去宰相楊收權寵震時復光有謀略累監諸監軍乾符初佐平盧節度使曾元裕擊賊王仙芝敗之招討使宋威擊仙芝於江西復光在軍請判官吳彥宏約賊降仙芝遣將尚君長自縛如約威疾其功密請僖宗誅之仙芝怨復引兵叛後天子寤威階禍罷之以兵與復光乃進萬徐唐三鎮為招討復光仍監軍鐸之棄荆南也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定其地以忠武別將宋浩領荆南秦寧將段彥善佐之復光父嘗監忠武軍

而浩已為大將見復光少之不為禮彥墓亦耻居浩下遂有隙復光曰胡不
殺之彥墓言曰標士擊殺浩復光以客常滋假留後而奏浩罪薦彥墓為明州
刺史詔即紹業為荆南節度使以復光監忠武軍屯鄧州過賊右衛節度使
召紹業先行在復光更引彥墓為荆南節度使彥墓行邊詣復光以黃金
數百兩為謝其後忠武周岌受賊命晝夜復召復光左右曰彼既附賊必不
利公不如母行復光固往酒所語時事復光泣曰丈夫所感獨恩與義耳彼
不顧恩義規利害何丈夫哉公奮匹夫封侯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賊何
恩義利害昧昧耶岌流涕曰吾力不足陽合而陰離之故召公計因持林盟
曰有如酒即遣子守亮斬賊使于傳舍秦宗權據蔡州叛及復光以忠武兵
三千入見之宗權即遣部將王淑持兵萬人從復光定荆襄師次鄧州迨
復光斬之并其軍為八以鹿宴弘晉暉張造李師泰王建韓建等為之將進
攻南陽賊將朱温何勳逆戰大敗遂收鄧州追北藍橋會母喪班師俄起為
天下兵馬都監總諸軍與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并力定關中朱温守同州復
光遣使鑄諭温以所部降方賊之疆重榮喜未知所出謂復光曰臣賊邪且
負國在戰邪則兵寡奈何復光曰李克用與我世共患難其為人奮不顧身
比數召來即至者由太原道不通耳非及禍者若諭上意彼且必來重榮曰

善曰王鐸以詔使至太原克用兵乃出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同華
制置使封弘農郡公賜號資中燁武匡國平難功臣平河中贈觀軍容使諡
曰忠肅復光御下有恩軍中聞其死皆慟哭而麾下多立功者諸子為將帥
數十人守宗亦為忠武節度使

贊曰楚則公辛不敢讎君而忘父冤昭愍之世兩軍寵遇有厚薄而卒用存
亮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疏斥不用蓋多矣存亮豈通記書道理之
人邪何其識君臣大誼明甚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矣與夫書龍蛇之
詩者何其小哉